



海豚书馆

张大春

离魂



海豚出版社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04

离 魂

张大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离魂/张大春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0. 6
ISBN 978-7-5110-0089-7

I. ①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1739 号

书 名: 离 魂
作 者: 张大春

责任编辑: 董 锋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印 张: 4
字 数: 53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089-7
定 价: 1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书馆”缘起

沈昌文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”

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

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目 录

- 离 魂 (1)
- 狮子头 (26)
- 杭城藏王 (40)
- 现世报 (47)
- 日南至·野女出 (54)
- 吴大刀 (62)
- 扶 乩 (71)
- 祝 由 (78)
- 场中少一个 (87)
- 放 枪 (102)
- 巴图鲁 (112)

离魂

宜宾，在今四川省犍为县东南，是古代西南夷僰（音勃）侯国之所在，明、清两代都是叙州府治地，濒临岷江和金沙江的汇流之地，也是长江航运的终点。

清代宜宾有这么一任知县，叫陈登，原本是个老贡生，到了五十岁，儿子都养了三个，还不得登第，名字总叫人把来耻笑。有一天再赴江宁参加江南乡试，无意间遇见了个看相的术士，硬是强拉着奉送了他一相，说他不日之内即有大运翻天，考场连捷，榜下授官，从此仕途顺遂，家道丰实；唯一桩：他最为珍爱疼惜者，将不复为他所有，而且

不过是一回身转瞬之间，便迢递于千里之外，终身不得复睹。

哪有这等事？陈登想：于功名之途，我已然不存进取之念，入场不过是锻炼锻炼胆识、打磨打磨心性、修饰修饰文章，再有什么想望，顶多就是同许多屡试不第的老朋友见见面，问问安，如此而已，哪里还谈得上仕宦之志呢？再者，自己最珍爱疼惜的——陈登转念一想，五十年来自己最珍爱疼惜什么呢？数计数计，怎么想，都是自己那么儿。

这么儿外号“江南陈三公子”，名唤陈琳，年方一十六岁，已经进了学，比起上头的两个哥哥陈琮、陈琬来，资性佳、用功勤，非但禀赋颖悟，亦且仪容俊美，十足是个翩翩公子。此子足不出户，读书之外就是读书，这样一个孩子，如何能够“一回身转瞬之间，便迢递于千里之外，终身不得复睹”呢？无稽、无稽，大是无稽！想着，脑袋摇着，摆脱了术士的纠缠，迈开大步走了。

孰料术士说的一番话果然应验了大半。距此

不过一年之内，陈登乡试登榜，南宫连捷，榜下即用，赶赴四川宜宾上任。整顿好家当，正要出发，回头瞧见在廊下备马的么儿，不觉一凛：这不正是“一回身转瞬之间，便迢递于千里之外，终身不得复睹”吗？陈登赶紧跟陈琳说：“这匹马是打哪儿来的？你备马做什么？”

“想是恭送父亲一程，特去栈上赁了一匹。”

那是一匹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，行中有识者皆名之曰“骠”。

陈登随口吟道：“鲍氏骠，三人司隶再入公。马虽瘦，行步工。”这是收录在《乐府诗集·杂歌谣辞三》里的一首《鲍司隶歌》，作者应该就是人称鲍参军的鲍照。

陈琳听父亲这么一吟，当下也应声诵道：“也可以说是‘行行苦不倦，唯当御史骠’。”

这是隋代大诗人王由礼的《骠马》诗，王由礼在诗史上不甚知名，但是陈琳几乎不假思索，一张口所引述的这两句，切情切景，让陈登大为叹赏。临行依依之情，已自不胜，再想到江宁街上那

术士的预言，又平添了几分惊惧，再看这孩子风神俊逸，才思敏捷，益发不舍，随即叹道：“只有同时骢马客，偏宜尺牍问穷愁。”这是唐人李嘉佑的《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》诗，当然还是藉一个骢字，涵括了广泛的告别之情。

接着，陈琳翻身上马，朗声吟道：“骢马剑门俱向天，离愁和泪下西川。付他江水东流急，注得蹄声到梦边。”

陈登听在耳中，寻思片刻，施施然上了自己的马，指点家人将前门大开，才低了声，且行且问：“这是谁的诗呢？儿啊！你吟的这一首，的是佳作，我倒欠学了呢！”

“不是说‘灞陵须折柳，亭驿但吟诗’么？”陈琳道：“这是儿子自己随口吟的，且为父亲送行。”

“我看——”陈登欲言又止，蹉跎了一阵，心事说不出来，可打了另一番主意：“琳儿呀！你就随我赴任去罢。只不过千里迢迢，道途艰苦，比不

得在家中的一二分安逸呢!”

“早就猜想父亲临行之际，会有这一番命教——”陈琳笑了笑，俯身从鞍袋里摸出一本儿书，一副轻巧的木制桁架，把书搁在架上，道：“儿子已经准备好了，人生何处不读书？在家如此，在外如此，道途行旅亦莫非如此，‘一壑幽深听鸟树，十分安逸在诗书’，这是父亲您的诗啊，不是吗？”

父子俩说上路也就真上路了，晓行夜宿，沿途都有官里的舟车亭驿，是以兼有玩赏山川的情致，倒也松缓愉快。然而入蜀之后，景况就大不同前了。原本可以一径发水路舟行，直上叙州府，然而时近深秋，江水渐涸，上行船只非但溯流艰难，也经常因为纤手不足而行不得也，一句之中，就得停船募夫一两日，行程因此大大地延误了。父子相商之下，还是以尽量不耽搁公事程期为上，只好转从旱路。

可是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、“平原系马五更寒，万里重来蜀道难”，蜀道艰难，自古皆然，清人赵翼的《水城》诗形容得好：“百里蚕丛

尽，孤城带碧川”，也很写实——最难走的崎岖小径，大约百里之遥。平川百里，一马驰之，不过片刻而已；一旦到了蜀山，百里之途得走上十天半个月，真所谓“健马盘空细，孤云荡谷迷”。其中险中之险有这么一个地儿，叫做羊肠坂。

坂，就是斜坡，坂峻、是个词儿；险坂，也是个词儿，斜而险，难于行，连好马都不能对付，所以王褒才会在他的《九怀》里这样描述：“骥垂两耳兮，中坂蹉跎；蹇驴服驾兮，无用日多。”

到了羊肠坂，陈登紧跟着当地的斥候，一马当先，以身试险。陈琳则尾随于丈许开外，前蹄后迹而行，料无差池的了。谁知刚来到羊肠坂的顶上，左凭崖、右凌空，前面迎脸逼吹的西风一转，成了一阵西南风，这阵儿怪风来得又急又猛，当下听那已经下得坂去的斥候在前面大喊了一声：“留神——这是落坂风！”

陈登也赶紧回头喊道：“留神——”

一个“神”字语音未落，但见不过几尺之后那陈琳的坐骑忽地一仰前肢，勉力稳住了两条后

腿，可马背上的陈琳却给掀翻了，身躯朝空中打了个旋子——手上的书本儿、书下的桁架，还有陈琳那一副充盈着强风的、圆鼓鼓衫袍，就这么直直堕入万丈深谷里去了。

在羊肠坂，“万丈”不是一个泛泛的形容之词。正因为山高谷深，跌落悬崖之人在扑空坠落的那一刹那便吓掉了魂儿。在陈琳身上，“掉了魂儿”也不是泛泛的形容之词。人的魂魄实重不过三钱，经这一阵狂风猛里一吹，扶摇而上九千尺，几经周折，几番飘荡，如射如飞，赛得过云帆羽翼，再堕时不过是几数息的功夫，陈琳耳边还回荡的自己的一声大喊：“摔死我也——！”

可紧接着耳畔便响起了全然陌生的话语，叨着念着，叫他给听出来了，是个老太婆的声音，念叨的是：“醒啦！醒啦！这可醒啦！”

接着，又是三五个父老抢着说话的声音：“断气儿断了一整天了，怎么会醒呢？”“可不就是醒了吗？”“醒了他得睁眼儿啊？”“醒了他得说话呀！”“他可不是说了话了么？”

“他说啥？”

先前那个老太婆趴在他胸前，道：“他说‘摔死我也——’”

陈琳这时缓缓回过神儿，猛可一睁眼，看见模模糊糊几个影子。这时先前那三五个父老又交口交舌地争说：“今回儿真醒了！”“今回儿睁眼啦！”“气儿暖过来了！”“再也死不了了！”

“儿呀！我那儿呀！”那形容粗蠢的老太婆凑得更近了些，熏了他一鼻子的蒜味儿：“你怎么说‘摔死’呢？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陈琳道：“岂敢叫我‘儿呀’？”话才出口就觉着不大对劲儿——怎么听在耳朵里，这口音同身边之人的口音十分相近，可自己却大感陌生呢？

话一出口，登时还惹来一阵哄堂大笑，一个皮肤黧黑、身躯硕大的老者像是跟他、也像是跟其余众人说道：“虽说是醒了，元神儿还不曾恢复，元神儿还不曾恢复！”接着一欺身，捋了陈琳两嘴巴，道：“这是你娘，怎么不叫你‘儿呀’？俺是

你爹，怎么不叫你‘儿呀’？你才死绝了一个大天儿，就不认爹、不认娘了吗？你个混账东西！”

陈琳哪里肯认？拼死力坐直了身子，道：“我是江南陈三公子，你、你、你们是什么人，如何冒充我父母？”

先前那老太婆也在此际一把扯过来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妇人，一把拽着个面如黄蜡、貌似痴傻的孩子，道：“认不得爹娘不打紧，看看你这老婆、你这儿——总不至于也不认得了罢？”

陈琳非但坐挺了，还抢忙掀去身上两床又臭、又沉的被窝，翻身下了炕，一见对面墙旮旯儿里有面铜镜，镜中一个满面虬须的犷汉，正一步一狐疑地向自己走过来，直到他的一张脸都快要塞进铜镜里去的那一瞬间，陈琳才恍然大悟：镜中麻胡，便是他自己了。

这麻胡还一边不住地说：“我是江南陈三公子，我叫陈琳，随我父去至川西宜宾赴知县任，行过羊肠坂，忽而来了一阵怪风——”说到这儿，镜中麻胡忽然放声大哭起来，扯着一脸的虬须，吼

道：“还我本来面目！还我本来面目！我宁可死了去，也不要这么活着呀！”

他这么悲哀，身后那群父老却益发笑得粲然了，纷纷言语着：“这孩子没死成，倒是做了个春秋大梦了！”“江南陈三公子鼎鼎大名、如雷贯耳哪！”

老太婆疼儿子是没话说，挥舞着双手将这些个左邻右舍的闲汉轰出门去，一壁念道：“才醒转来，还晕着，他认真，你们也认真么？他死了一场，你们也死了一场么？呸！呸！呸！”

算是父亲的那老头儿兴许是乐了，跟着给轰出去的人一道儿吆喝着也走没了影儿。这一阵騷乱好不容易过去，陈琳只道身体庞大，竟有不堪负荷之感，回头钻身上炕，才稍稍舒泰了些。这时床边那丑妇递过来半张锅饼，饼是杂粮面做的，皮粗瓢稀，难以下咽，勉强吃了几口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丑妇见状，叹道：“我同孩子、婆婆守着你的病，转眼就半个多月了，你知道的：年成不好，庄